

在文学没落的时代向文学发问：何为现实？主义何为？

阎连科 张学昕 著

# 我的现实 我的主义

文学  
对话录  
阎连科

CUP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
# 我的现实 我的主义

阎连科文学对话录

阎连科 张学昕 著

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
· 北京 ·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的现实 我的主义：阎连科文学对话录/阎连科，张学昕著. —北京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，2010.3

ISBN 978-7-300-13248-8

I. ①我… II. ①阎… ②张… III. ①文学研究 IV. ①I0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261724 号

## 我的现实 我的主义

阎连科文学对话录

阎连科 张学昕 著

Wode Xianshi Wode Zhuyi

---

出版发行	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		
社 址	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	邮政编码	100080
电 话	010-62511242 (总编室)		010-62511398 (质管部)
	010-82501766 (邮购部)		010-62514148 (门市部)
	010-62515195 (发行公司)		010-62515275 (盗版举报)
网 址	<a href="http://www.crup.com.cn">http://www.crup.com.cn</a>		
	<a href="http://www.ttrnet.com">http://www.ttrnet.com</a> (人大教研网)		
经 销	新华书店		
印 刷	北京市易丰印刷有限责任公司		
规 格	170 mm×210 mm 16 开本	版 次	2011 年 3 月第 1 版
印 张	17.5 插页 1	印 次	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字 数	208 000	定 价	38.00 元

---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



# 目 录

## 第一辑

### 写作，是对土地与民间的信仰

- 一、生存，在我的记忆中占有重要位置 /3
- 二、最初的写作是为了逃离土地/10
- 三、土地对我的要求，就是我对它的书写 /16
- 四、民间，有无尽的写作资源/24
- 五、民间真实：我小说的起点和归宿/34



## 第二辑

### 现实、存在与现实主义

- 一、直面现实，是拿头撞墙的艺术 /47
- 二、作家，应该表现出对“人民”的厚爱 /61
- 三、时间，是艺术的无刃之刀 /66
- 四、存在的荒寒与乌托邦的诗意之灯 /71
- 五、独有的情感，是现实存在的艺术标码 /79



## 第三辑

### 追寻结构和语言的力量

- 一、结构：小说内蕴的必然要求 /87
- 二、语言：由故事的灵魂所决定 /99
- 三、创造和变化应该是全方位的 /110

## 第四辑

### 文体：是一种写作的超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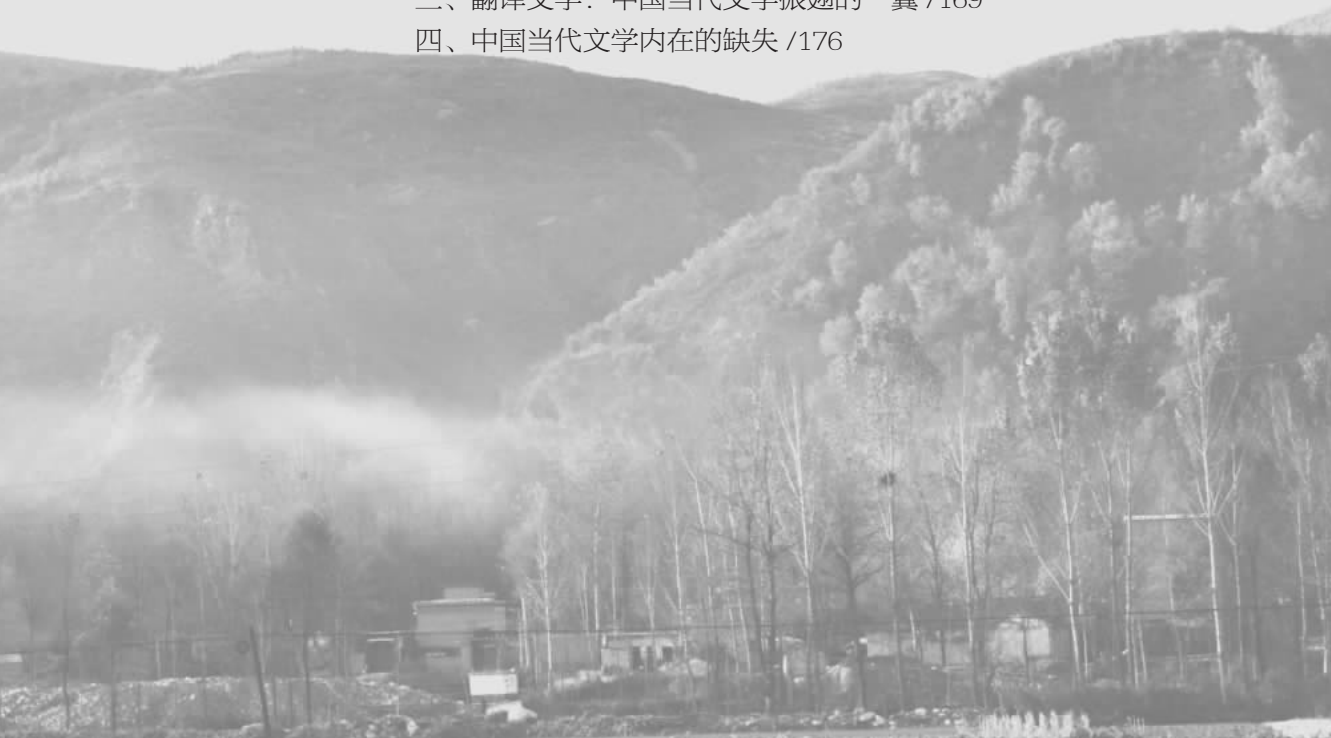
- 一、文体觉醒的最初萌动 /121
- 二、文体自觉的长篇实践 /127
- 三、文体与故事的平衡和制约 /134
- 四、文体下的真实与理论 /141



## 第五辑

### 文学的阅读资源

- 一、拉美文学：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催生剂 /147
- 二、拉美作家的炫目光彩 /154
- 三、翻译文学：中国当代文学振翅的一翼 /169
- 四、中国当代文学内在的缺失 /176



## 第六辑

### 我的现实 我的主义

- 一、当代文学漫谈 /185
- 二、作家与批评家 /198
- 三、当代文学中的“神实主义”写作 /206
- 四、写作最难是糊涂 /222



## 第七辑

### 随想随言说

- 一、写作是情感焦虑的结果 /229
  - 二、文学的个人主义 /239
  - 三、文学与亚洲“新生存困境” /248
  - 四、“乌托邦”笼罩下的个人写作 /255
  - 五、当代文学中的中外关系 /260
- 后记 / 27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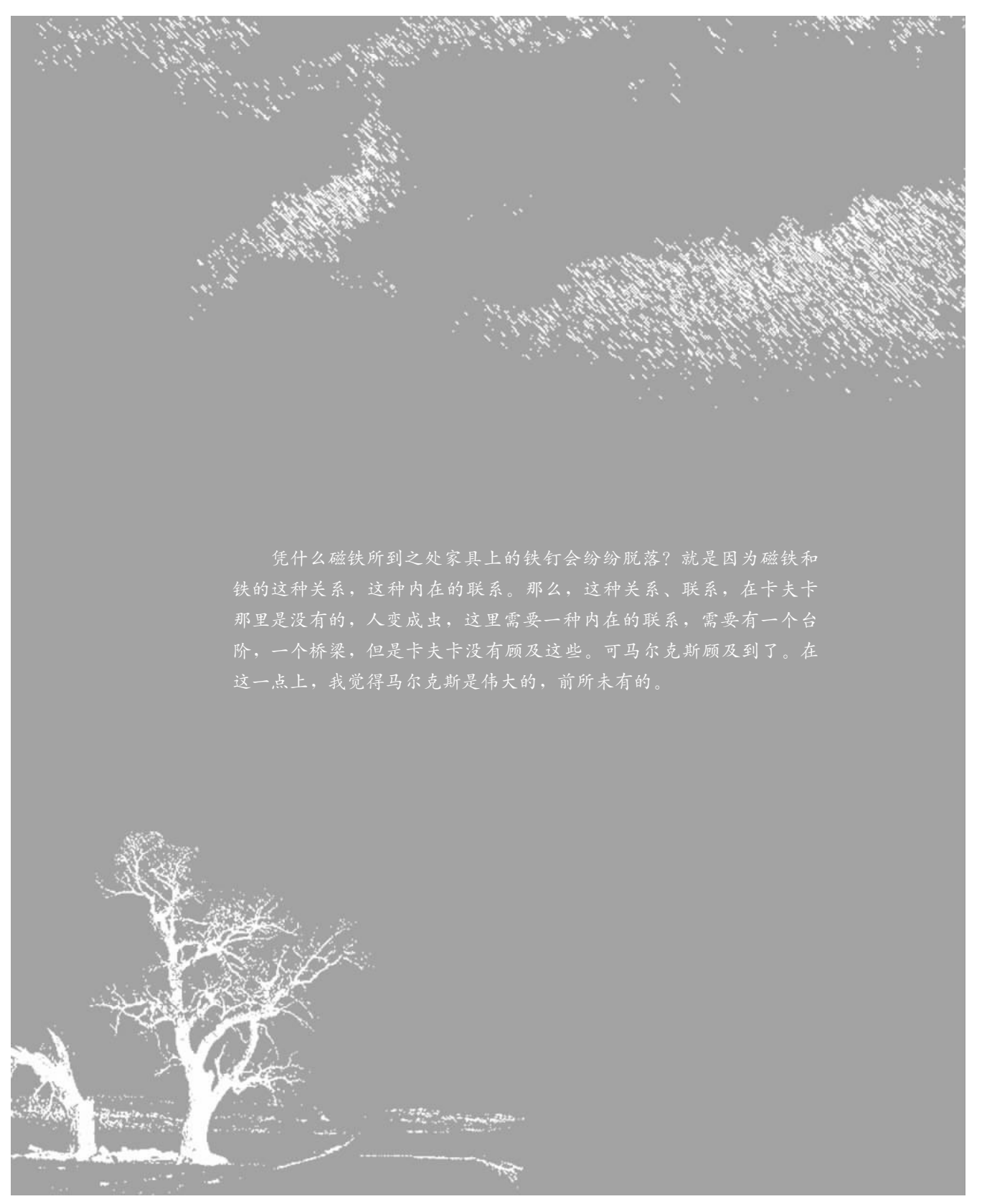




## 第一辑

写作，是对土地与民间的信仰





凭什么磁铁所到之处家具上的铁钉会纷纷脱落？就是因为磁铁和铁的这种关系，这种内在的联系。那么，这种关系、联系，在卡夫卡那里是没有的，人变成虫，这里需要一种内在的联系，需要有一个台阶，一个桥梁，但是卡夫卡没有顾及这些。可马尔克斯顾及到了。在这一点上，我觉得马尔克斯是伟大的，前所未有的。



# 一、生存， 在我的记忆中 占有重要位置



张学昕<sup>①</sup>



阎连科

**张学昕**(下简称张): 首先,我想请你谈谈你早年的经历,想请你陈述你的童年、青年,你的父母、亲人、那块生养你的家乡和土地,或者说对你的写作有影响的那些人和事。

<sup>①</sup>张学昕,大连理工大学人文学院教授,博士生导师,曾获“当代作家评论奖”,“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家奖”等多种奖项。

**阎连科**(下简称阎): 这是个漫长的话题。

**张:** 也是一个有趣的话题呀。

**阎:** 我是1958年8月24日出生,但是这个时间非常不准确。1958年出生可能是没有疑问的。然而,月、日就不一定准确了。事情是在我78年当兵时,要到大队——那时的村委会是叫大队,到大队会计那里出具出生证明准备验兵,发现户口本上只有我的名字,并没有出生年月。这我就完全不知道自己年龄到底有多大了。因为家里贫寒,

从小一家人谁都没有过生日的习惯，谁都不知道我的出生年月。

张：怎么办？

阎：回去问我母亲。我母亲说反正你出生在那一年，因为记得那一年我们家的红薯大丰收，丰收得都来不及往家里收，最后都烂在了地里。还有就是，你出生那年的夏天天气特别热，热得人都没办法活。我回去告诉了大队会计这些母亲的记忆，会计就说，红薯丰收是1958年，那年天特别热，那就算是8月吧。就这样，1958年8月24日，在我大约20岁时，被确定成了我的生日。

张：这真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。一般地说，按农村的习俗，似乎你们更加重视一个人的所谓“生辰八字”，没有了“生辰八字”，你如何“算命”啊？

阎：我从来不算命，不请人掐算生辰八字。

张：为什么选择了24号呢？

阎：那完全是我们大队会计随口说、随手写的。现在我想，如果大队会计要是给我写60年出生，那我就是60年代的作家了，和50年代出生的作家完全不是一个文学概念了，就和苏童、余华这拨儿60年代的作家坐在了同一班文学的列车上。1958年8月24日，对我来说，这是个游戏而庄重的日子。但由此也可以想到一点，我的童年只能跟莫言的童年接近，和苏童、余华们的童年就完全不是一个样。童年，其实是作家最珍贵的文学的记忆库藏。可对我这一代人来说，最深刻的记忆就是童年的饥饿。从有记忆开始，我就一直拉着母亲的手，拉着母亲的衣襟叫饿啊！饿啊！总是向母亲要吃的东西。贫穷与饥饿，占据了我童年记忆库藏的重要位置。

张：1963年正好赶上我们国家的三年自然灾害才两年。我是那一年出生的，尽管对此没有太多的记忆，但我还是从长辈们的口述中感觉到那个年代生存的艰难。

阎：第二个印象深刻的记忆就是“文化大革命”。



故乡的土地

张：“革命”是你文学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啊。

阎：是的。但少年的记忆更多的不是革命，而是生存。入学以前，饥饿的记忆非常深刻。入学后，我是一边读书，一边要到山坡上放羊，到农田里给猪割草。放学的铃声一响，背着书包就往家里跑，到家里的第一件事，是一把将门推开，大唤着问：“吃啥呀？”星期天放羊、割草，回家的第一句话仍然是：“累死了，吃啥啊？”那时，虽是“文革”，可对我、对农民说来，重要的不是“革命”，而是生存。

张：那个年月，人们对饥饿的恐惧成为很长一个时期民族的恐慌。

阎：然而，虽然天天饥饿，我家在那个村庄条件却还算是好一点的了。因为

父母亲都是劳动力，姐姐、哥哥也能干活，而我又是最小的。经历一年中的几个季节之后，我家的工分挣得比较多，这就能多分一些粮食，至少春节不仅有饺子，而且还能吃上一顿肉。



二十多岁时装模作样

张：吃饱了，就有别的更大的愿望了。

阎：最大的愿望仍然是吃。就是渴望春节时，能好好炒一盘肥肉吃吃；还有一个愿望，就是有一天自己什么都不吃，单单的吃一顿炒鸡蛋。对于饺子、鸡蛋和肉的美好的记忆，最早我在我的中篇小说《瑶沟人的梦》中写到过，写包饺子时没有白面——那时包饺子是必须要用白面的。小说中写到，家里没有白面，就用地瓜面包饺子，因为地瓜面包不好，特别散，就

在外面包了一层极薄极薄的白面。情况就是这样，我家虽然贫寒，的确在那个村庄又算是比较好的。那个村庄，经常有春节时一家人五口人、八口人吃不上一个饺子的。所以，记忆的童年不是革命，不是田园牧歌，不是安徒生的童话，不是唱着“小呀么小儿郎，背着书包上学堂”的歌谣走在田野的稻埂上，而是生存与饥饿，土地与现实的困窘。

张：生存与饥饿以及饥饿、生存产生的恐惧，肯定会影响你的内心。我相信这些童年、少年的生活经验对一个作家必然有着深刻影响，会在他的写作中起着一种很潜在的作用。家乡那片土地的生活在你心灵已经打下深深的烙印。这一点能再说得具体一点吗？

阎：比如说，因为饥饿没有粮食，你家的经济问题就会特别严重，农民那时



故乡的人们

候所有的经济来源就是种粮食和卖粮食。记得二年级交学费，尽管只需一块钱的学费，可还是交不起。因为我有一个哥哥、两个姐姐同时读书，四个人加在一起要五六元钱的学费。而每年交学费因为我小，就总是拖拖拉拉，很少能按时交上去，因此，挨老师批评是家常便饭。那年，因为没有这一元钱，我的学费又不能按时交上，我就在母亲面前哭哭啼啼，母亲让我拿些玉米到集市上去卖掉交学费，而我觉得到街上卖粮食是很丢人的一件事，于是就坚决不去。这样和母亲僵持了一会儿，母亲突然狠狠地打了我一耳光，狠狠骂了我一顿，自己提着篮子上街卖玉米去了。这是我记忆中母亲第一次打我。打完、骂完之后，母亲就提着几斤玉米上街去了，给我换回了一元钱的学费。这在我印象中，是非常深刻的一段记忆。因此，从小我就渴望吃饱肚子，离开土地。我家住的那个村庄是当年的人民公社所在地，每天放学我都能看到公社的干部特别舒服，他们早上饭、中午饭和晚饭都是拿个搪瓷碗，拿个调羹，唱着社会主义的歌曲，到食堂用饭票买饭。用饭票买饭是我那时人生的理想，是个难以实现的梦想。

张：看他们很惬意的样子，心里充满了艳羡，是吧？

阎：不仅是羡慕，更多的是对自己、对农民命运的不解，对权力的一种朦胧的认识和崇拜。

张：这些都已经体现在了你的小说中了。

阎：记忆是小说的来源之一。有什么样的记忆，就可能有什么样的小说，正是这些记忆，孕育了我的“瑶沟”系列小说。在那几部中篇小说中，自传性地描写了一个乡村少年对生存的担忧，对权力的朦胧崇拜和对许多美好事物的向往。而到了《日光流年》中，饥饿则得到了一次充分的展现。

张：对权力的崇拜是中国人的传统，但你的崇拜不是来自传统，而是从饥饿与生存开始的。

阎：生存就是一切。因为生存，导致我对权力的崇拜，对城市的崇拜，对健

康的崇拜，对生命的崇拜。可以说，生存，在我的记忆中占有重要的位置。

张：先谈谈你的“权力崇拜”吧。

阎：说一件小事。读书的时候，我每天上学都看见我们村（大队）支书家的女儿一大早站在门口，手里拿一个馒头小口嚼着——并不是吃，是小口地嚼着，像展示出她美好的生活一样，展示出她手里的馒头。为什么我们都饿着，她家天天有馒头？当然是因为她爹是村里最有权的干部呀。你想你能不对权力有所崇拜吗？

张：是不是如“瑶沟”系列中写得那样，特别想当村干部？

阎：最想的还是离开土地，其次才是想当村干部。少年的梦想就是如果不能逃离土地，就一定要当个村干部。

张：你离开部队是正师级，比村长职务高得多呢。

阎：也没有意义得多。

张：哪里没意义？

阎：我当了二十八年兵，对部队非常熟悉，又长期在部队机关待着。部队是一个特殊的团体，这种特殊，除了它必须有严密的纪律和思想高度的统一，就是权力必须是高度集中。权力一旦高度集中，就像某个人手里有了权力的杠杆，他就有把地球撬起来的可能。试想，一个人有了能把地球撬起来的力量，他会做什么事情？撬不动地球，他能撬动一栋高楼；撬不动一栋高楼，他能撬翻一列火车。权力就是力量杠杆的支点，是每一个人人生的支点。面对这样的权力，你会不对权力厌恶吗？还会对权力崇拜吗？

张：其实我感觉到，你对土地、权力的理解和感情是极其复杂的。

阎：是的，非常复杂，而且在时间的磨砺中不断地变化。

## 二、最初的写作是为了

### 逃离土地



张学昕



阎连科

张：问一个具体的问题，你真正的学历是什么？

阎：货真价实的是初中。

张：看你的简历，你在河南大学和解放军艺术学院读过大学啊。

阎：是河南大学八十年代文凭热时部队出钱和学校办的函授班，学历是大专，入学虽然要考试，但有些初中、高中毕业的军队干部没有考上，有很多小学文化程度的领导都顺利通过了考试。而毕业是皆大欢喜。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也是大专学历，基本上是到校后上课的时间少，创作的时间多。在“军艺”读书的那二年，对我的创作非常有帮助，但学习我就不知道应该怎么说。比如现代文学史、当代文学史、欧美文学史，这对创作是多